

书斋夜话

书籍上的坐标

胡剑华

书柜里的藏书不算多，在这区区天地间，却各自拥有着来自天南地北的缘分。正如安伯托·艾柯所言：“书柜的存在不是为了阅读，而是为了映射。”尤其当目光掠过书上那抹模糊的朱红钤记，或指尖触到一枚夹藏已久的书签时，一种由“书缘”与“雅趣”交织的暖流便会悄然涌起，将个人的情感、经历与阅读时光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

钤记：空间的注脚

闲时翻检旧籍，心中总会泛起无声的激动。那些装帧朴素、印刷简拙的册页间，藏着我心知肚明的故事。而更显眼的，是扉页或封底上，那一枚枚属于我的“购书纪念戳”。

这些钤记，是当年国营书店现金收讫的唯一凭证，朴拙无华，形态各异。最多的是新华书店系列，或清晰地印着“北京王府井”“上海南京东路”，或简略如“新华书店（鲁）济南（贰）”。再就是一些著名地标书店的纪念戳，如印有“瞻仰毛主席故居纪念”字样的“韶山”，或近代的“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主题购书纪念戳。它们像是一本书的“出生证明”，标记着它们走入我生命的时间。

我曾好奇，国外是否也有此传统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德国艺术家霍尔格·卡

莱曼的“环球书店计划”，或许便是世界上雄心勃勃的“纪念戳”项目。我也曾效仿追随他的脚步，带着一本锦缎绒面空白的笔记本，邀请遇到的独立书店盖上印章。每一页有一个书店、一个城市、一个国家，其目的在于通过书店和书籍的连接，收集不同国家、城市书店的印章，成就一种“文学朝圣”的特殊护照，这似乎成为了爱书人共通的默契。二零一九年，我在哈瓦那觅得建城五百周年纪念戳；二零一六年，又在渥太华靛蓝书店，获得了杨·马特尔在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扉页上的亲笔题词：“让太平洋的海水滋润我们的笔触”。这些印记，早已超越了商业凭证，成了连接读者、作者、书店与特定时空的温情纽带。

书签：时间的书签

书的命运，大抵如此：从书店柜台出发，盖上一枚交易的戳记，最终走入一个人的生命。购书纪念戳，是这本书的公开宣言；而书签，则是私密的低语。前者如一纸官凭，证实买卖之约；后者则似未寄之情书，记录阅读时百转千回的心事。

书签，古人称之为“书箋”“芸签”“牙签”。杜甫有“笔架沾窗雨，书签映隙曛”之句，韩愈亦云“一一悬牙签，新若手未触”。E.M.福斯特则将其诗意地比喻为探索书籍大陆的“航标”。

马克·吐温对于阅读过程中折角、涂鸦等陋习深恶痛绝，认为这是对书籍的粗暴甚至是伤害，使用书签是对书籍和作者最基本的尊重和爱护，并于一八

九零年申请了“可调式书签”的专利，即取一个附在书脊上的带子，以滑动来精确标记阅读到的行数，彰显了他对阅读体验的关注和解决问题的工程思维。以“纸币书签”著称的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：“在我看来，正常的读者、健康的读者、主流的读者，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，是离不开书签的。”他强调了书签是“正常”阅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，是理性阅读的伴侣。

书签的材质和收藏至今也是丰富多彩，彰显着浓厚的东、西方文化特色。书签的设计、材质直接反映了所处年代、地域文化和工艺特色。像收藏家佛兰克·迪文达尔创办的荷兰书签博物馆，所著《书签之书》全面介绍了书签的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作为一名地质勘探队员，“缘山而居，居无定所”。生活虽苦，那份不薄的收入却让我得以挪用可怜的余额，换几本心仪的书，慰藉精神的干渴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买到一本好书，就如同获得了那片土地的灵魂名片。曾有一次，我为凑齐《聊斋》绘本，在省城耽误了火车，持站票彻夜赶回，还因此误期受了批评。如今回想，唏嘘中仍带着一丝自得其乐。

我能将散册凑成完整体系，全靠多年零星购书的积累。譬如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四月出版的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，全书十几册，我分期分批，历时数年才勉强凑齐。那时，或因手头拮据，或因书缘未满，总与心仪之书一次次擦肩。

历史和部分藏品，活跃的世界书签收藏家协会应运而生。就收藏的书签材质而言，普通、高贵的古董书签也有，也见到了如缂丝、银鎏金、黄铜、象牙、檀香木和玳瑁书签。

我所收藏的书签，材质远不及博物馆中的那般风雅。它们大多平凡：有时是随手拈来的纸片，草草写着几行字；有时是朋友相赠，印着山水花鸟。有一枚是同学送的借书卡，纸已泛黄，上面工整抄着蒲松龄的自勉联：“有志者，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还有几枚，是友人亲手以枫叶塑封制成，叶脉清晰如昨，静夹书中，似将整个秋天都藏了进去。

坐标：交汇的时空

书签从不宣告所有权，它更像是读者与书之间温柔的密约。一枚书签标记的不仅是一次阅读的中断，更是一段生活的横截面。重翻旧卷，忽见一枚遗忘多年的书签，常会怔忡，想起当年搁笔的那一刻——或许是夜已深，或许是客来访，又或是读到动情处，不得不掩卷平息心绪。

而旧书市场淘书的乐趣，恰在于此。你怀着一份明确的期待而去，心下却茫然无措，不知会与怎样的时空相遇。那一排排覆盖着薄尘的旧书，便是一片无垠的、沉默的海。

2023年2月，春寒料峭，我与三位书友驾车前往“东方旧货市场”。便是在这片书海里，我捞起了一本纸页泛黄脆硬的《地质春秋》。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李云德，书价仅壹元柒角。我素爱他的早期作品《沸腾的群山》，自己又是干了四十多年的“老地质”，便欣然买下。

回家灯下细读。墨香混着旧纸特有的沉静气息，扑面而来。正读到第二十二章《喜从天降》时，从书页间飘飘然坠下一物。我俯身拾起，是一枚书签。

它实在算不得精美，寻常卡纸裁成，边缘已磨损卷曲。正面是一幅淡彩的草原雪景；背面，有一行娟秀小字，是用那种渗着晕染的蓝黑墨水写的：“赠予萍。愿我们的爱，如这辽阔大草原上的雪，清澈明净。一九八六年冬。”

指尖触着这微凉脆弱的纸片，我竟一时怔住。方才读到的文字，此刻仿佛都活了过来，有了温度与呼吸。“萍”是谁？赠书者又是何人？是一位地质队员吗？一九八六年的冬天，辽阔的草原上，当真下过那样一场覆盖天地的大雪？他们在雪中，曾有过怎样的誓言？

这薄薄一页书签，像一条深邃的时光隧道，让我窥见了另一端，一段与我全然无关，此刻却让我怅惘不已的

人生。它那样郑重地被夹入书中，又那样轻易地被时光遗忘，直到今日，才由一个全然陌生的我，将其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酣睡中惊醒。

我忽然觉得，我买回的不只是一本书，更是一段爱情故事的延续，一份纯真情感的遗物。这旧书摊淘书的乐趣，至此便不再是觅得心爱之物的单纯欢喜，而化作了一种沉甸甸的、历史的慨叹。

我将那枚书签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，夹在那篇《喜从天降》里。合上书，仿佛也替那个“萍”，轻轻地掩上了一段雪白的旧梦。

如今电子书盛行，钤记与书签皆渐成往事。可我依旧迷恋纸本书的实在——那一枚小小的戳、一片薄薄的书签，都是时光走过的坐标。它们静静躺在书页间，等待某一天被重新发现，再度唤醒关于书、关于人、关于岁月的全部记忆。

新书架

余华



卢克明的偷偷一笑

《混蛋列传》
第一部

卢克明是一个孩子，映射出一个时代切面：

道德、爱情、欲望，

家庭、亲情、友情，

理想与现实，残酷与浪漫。

——余华

我这次写了个喜剧，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。

即使有眼泪，也是笑出来的眼泪。

余华

我这次写了个喜剧，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。

即使有眼泪，也是笑出来的眼泪。

余华

我这次写了个喜剧，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。

即使有眼泪，也是笑出来的眼泪。

余华

这是继《文城》之后，时隔5年，余华的最新一部小说。余华说：“我这次写了个喜剧，你们可以从头笑到尾。即使有眼泪，也是笑出来的眼泪。”

主人公卢克明是一面镜子，映射出一个时代切面：道德、爱情与欲望，都像银行卡一样，被他透支。谁来支付代价？

这是一个坏人做主角，迎来happy ending的故事。笑声背面，是残酷的真实。独特的余式幽默+轻快丝滑的叙事节奏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开启爆笑阅读之旅。



《南方技校的少年》

作者：袁洁
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那些去了技校的孩子，有着怎样的青春？中考分流政策，决定了近一半的学生在初中后将进入职业教育学校，这样的人生就是失败吗？进入技校，就意味着毕业后要直接进厂，这些仍是孩子的“预备工人”，甘心接受命运吗？怀抱着教书育人理想的青年老师，面对不可能继续升学的学生，如何实践自己的愿景？本书不仅是一次进入技校现场的田野记录，更是一份关于教育分层、社会流动与劳动尊严的当代表述。